# 老伯的少妇

丁婷的长相，完全就是一张狐媚的脸。十七岁的时候，同学就给她起过绰号——「情妇」，只是因为她的脸，高而坚挺的鼻子，略显丰厚但却无比勾人的双唇，尤其是双眼皮下那对会说话的、大大的丹凤眼，在长辈眼里活脱脱的就是性欲旺盛的败德淫妇之相。

待到年过双十之后，成熟了的丁婷愈发地娇媚妖冶，而后她居然真的成了情妇，自己最好朋友丈夫的情妇。

虽然并不知道这件事实，但老张头也能分辨出这并不是贤妻良母的女人，而是狐狸精转世的妖孽骚货，整根没入的粗壮阳具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年轻女郎阴道里的嫩肉所带来的无限春情，他骄傲地摆动着自己苍老干枯地身子，意外地发现活力源源不断地从老迈的躯干内并发出来。仰着脑袋，双手从背后环绕过去，死死抓着她的一对玉乳，用阴茎和阴道的强烈摩擦所带来的巨大快感回应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狐狸精炙热的热情。

粗燥的舌苔在她洁白香滑的玉背上不断地游淌，亲吻着滑腻芬芳的肌肤，享受着温暖紧窄阴道，还有将年轻美艳的都市白领女郎征服于胯下的无尽快感。

「唔……唔……呜噢！……啊……噢……啊……噢！」

剧烈的快感让丁婷放肆而不再努力抑制自己的沉默，骚媚入骨的春情嘶喊让老张头每一下都更加用力，更加深入。

龟头与柔软子宫颈的今晚第一次亲吻让穿着高跟鞋的丁婷一下没站稳，幸亏身后肏干着她的老头健壮的双手死死地钳住她纤细的小腰，她一个踉跄，右腿为保持平衡往前跨了一小步。

又是对都市女郎阴道深处的一记重击，修长的左腿又向前了一步。

左，右，左，右，左，右……

年过花甲的老张头突然找到了乐趣似的，伴随着每一下攻击，他都努力驱赶着身躯高挑的美人儿，他两只手紧紧地拽住丁婷的两条纤细胳膊，一边走一边肏着这位年轻时尚的绝美都市淫娃，仿佛自己正在农田里驱赶着牛车犁地，看来干女人和种地也没啥区别，就是播种而已！

早已深深陷入情欲漩涡的丁婷不再有一丝反抗，反倒是享受着这屈辱来，任何羞愧的念头都会立即被性爱的快感所击碎，所有其他的念想统统都是无劳之功。

这是一套不算太大的三室一厅公寓，老张头驱赶着美人马车，慢慢一边做爱着一边踱步走出卧室。

「小丁姑娘，你这房子还真漂亮咧……比俺们农村的干净多了！」

老张头一边肆无忌惮地蹂躏着丁婷柔软的身体，快速的活塞运动时而放慢，节奏感却陡增。

「你们城里啥都干净，城里女人也干净……」

老汉一边东张西望，胯下的将军正在开拓四方，「你这白花花的奶子……还有你这白花花地屁股……还有你这小屄……都干净！」

老张头用他那坚硬火烫的肉棒撬动着比他更高大的年轻女子，一路撬到了客厅的沙发边上。

丁婷原以为这乡下老头会改变姿势移步到沙发上，不料老张头却突然停了下来，指着沙发旁巨大的落地瓷器惊叹道：「咦！俺的亲娘！这家伙儿咋这么大咧！」

「这是啥？」

「这是古董……你不懂的……」

「啥俺不懂的……」

老张头似乎一下子被点燃了怒火，这一下阴茎对丁婷的撞击来的更加猛烈。「你们城里人就爱摆花架子……还是俺们农村人实在，吃饭的碗都是白的不弄啥花花拉拉的。」

「俺读书是少，可俺还不是照样干过知识分子，以前俺还日过上海来的女老师咧，娘们儿就是被耕的地，俺们农村汉子最拿手的就是种地……不过人家是知识分子，你就是一骚货……破鞋……日死你个小骚娘们儿！」

「长的真么俊的女娃，干啥不好非要干破鞋……」

丁婷强忍着心中的怨念痛苦，此时，虚渺的尊严和实在的快感相比，也是一文不值。

丁婷是被老张头「肏进」书房的，看到这满屋子的书，老张头又一次惊呆了。

「咦！你看过这么多书啊，你咋也这么有文化咧？」

「嗯……书看的多有什么用……」

「俺是个粗人，俺家伙儿粗……照样把你们这些读书小娘们儿日的服服帖帖！俺老张头不但日过女老师，今天还日过城里女大学生咧！」

说完这句，老张头又是狠狠地一击，夹带着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谁知这一下，可真把丁婷「干趴下」了！老头手才一松，丁婷便双腿一软，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板上，曾经勾人的妖媚眼睛里一片迷茫。

「你们城里女人咋这么不经日呢！」

看到老张头责备的神情，丁婷刚费劲地站起来，却不料被老汉一把托起一条长腿，才呼吸了一口新鲜口气的男根再一次贪婪地进入了二十六岁女郎的桃花源。紧随着而来的，则是更加疯狂的戏码——两人面对着面开始深吻，随后丁婷曼妙的两条双腿已然全部离开地心引力的控制，盘绕着这农村老汉，娇嫩而泥泞泛滥地阴户，不断来回反复地吞噬着年过六旬的男根。老头的双手死死地托住女子白嫩的屁股，身高上的差距使得他正对着丁婷胸前的乳峰，他也不客气，挑选了一颗从连身网袜中蹦出的樱桃便贪婪地吮吸起来。

快感以阴道深处和乳尖两个中心扩展开来，丁婷仰着雪白的细颈，双手死死地搂住老头的脖子，大脑中一片空白。

尽管拥有相当骨感的苗条身材，但丁婷1米73的身高也有着100多斤的体重，但对于常年从事农务劳动的老张头来说，粗壮的臂膀托起高挑的女子却全然不在话下，不但如此，老张头再次上演了「边走边肏」的好戏，一边抱着丁婷猛力肏弄着，一边走回了卧室……

一老一少，一黑一白，一矮一高，一丑一美的两具肉体相互猛烈的碰撞着、挤压着，迷乱着……

夏天或许才是这片土地最有活力的季节，对于老周这样的长者来说，能够在街头巷尾看到已经放假了的孩子们，期待着贾莉肚子中即将出世的骨肉，这的确是最能够让他感动的季节。

近来他也确实繁忙，除了要回家照顾怀孕了的儿媳之外，还要前后反复打理关于儿子的诈骗和挪用公款案，和律师及法官打交道。

儿子周建鹏和儿媳贾莉终于正式离婚了，儿媳也不会因为儿子的案子而牵扯进去可以安心养胎，接下来就是周建鹏的刑罚尺度了，张法官已经亲口告知有希望将量刑缩减至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三十年左右，律师和公诉人也在积极配合中，看来钱和权真是个好东西。

女人也真是个好东西，想必张法官取得的成果定然是丁婷服侍老张头服侍地不错，今天正好要去试探一下情况如何，好针对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顺便再劝告一下丁婷让她再忍一忍。

敲开门，迎客的是丁婷，见到是老周，肤色润白微红娇的俏脸蛋上榨出了一丝略显谄媚的笑容，却显得有些憔悴。

老张头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享受着丁婷家三星60寸高清等离子电视带来的视觉享受，他正躺坐的沙发则是进口的北欧家居——这一切都是拿周建鹏挪用公款——或者说是贪污所得来的钱财购买的。

老周的心情有些复杂，见到他来，老张头倒是自然：「老哥，你咋来了！来！快坐！」

俨然一副屋子的男主人一般。

这里的精良装修和考究的家具电器，还有那年轻动人的模特女主人，此时的确完完全全地属于这个去年才进城来的农村老汉。

「老哥你最近咋不来下棋呢！」

「还说我，怕是你最近沉醉于这温柔乡里无法自拔了吧。」

「嘿嘿，老哥你别说，俺觉得这城里真好，好的俺都不想回去了！」

「哼，你想得美，这套房子属于贪污所得你知道么！国家是要没收的！」

「啥？没收？那这女人……」

老张头不由的瞟了一眼正在厨房的丁婷，「俺这女人国家总不能没收吧……」

「什么你的女人……」

老周又好气又好笑，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她也望向丁婷，她穿着一身上班才穿的OL洋服，正一声不吭地在厨房里潜心做菜，或许对于她来说，和普通人上班一样，服侍老张头都是赖以生存的唯一出路。

「虎子啊，你儿子把你接过来住也就这几个月，以后还要搬走的，搬更大的地方，怕你住不惯。」

「要啥大地方，这地方挺好的，我住的惯！来，小丁，来给俺老哥沏壶好茶！」

又是一副男主人的姿态。

丁婷沉默着梭梭来往，不知心中所想。

「下一盘？」

「好……来一盘。」

短暂的沉默和犹豫后，老周还是答应了。

不一会的功夫，心中满是杂念的老周被杀的大败。

不甘心，第二盘的时候，丁婷坐在老张头的身边，像妻子服侍丈夫一般给老张头端茶送水，揉肩敲背，老张头也不客气，甚至放肆地将手伸进丁婷的OL短裙肆意妄为一把，两人都是心不在焉，但老周还是大败。

委身于老张头这样的农村老农让老周心里真为丁婷感到不值得，之前在她的眼中已经看不到往日灵动的妩媚和光彩，然而同时却又为这个年轻的女人感到钦佩，要知道这套房子还有许多资产还没来得及过户到丁婷的名下，或许她这么做真的是因为和周建鹏的爱情？

老周并非不懂——爱情，欺诈，伦理，以及这世间的路。

急着回家做晚饭，刚出门没多久，却听到丁婷高八度的尖叫声，那是一种淫荡而妩媚的淫笑声。

老周摇摇头，苦笑着走下了楼梯，突然想起自己也是好久没有用过儿媳贾莉那千娇百媚、风姿绰约的樱桃小嘴了。

脚步变得轻盈而愉快起来。